

**故影追思**  
清明征文

宏福园 HONGFU YUAN

关注公众号预约入园祭扫

投稿邮箱:qingyuan@qzwb.com  
(邮件标题请注明“故影追思”清明征文)

那座山，倒了。  
我跪在这里，握住你的手。这双手，曾经劈开冻土，攥住滴血的锄把；曾经在暴雨中攀上漏水的房梁，用油毡堵住倾泻的雨水；曾经在深夜里把我裹进棉被，绑在背上，踩着泥泞的山路，一步一步走向镇卫生院……  
可如今这双手那么冷。我把它贴在我脸上，想用我的体温焐热它——可我焐得热吗？这双手为我们刨开了多少冻土，搬起了多少石头，撑起了多少塌下来的

那天下班路过学校，正巧听见广播里传出“考试结束”的声音。考场外早已挤满等候的家长，大家的目光都望向校门，只在人群中寻找自己的孩子。这熟悉的一幕，让我想起了三十年前参加中考的日子，脑海里又一次浮现父亲默默守候的身影。  
那年中考，我们学校不设考点，只得去镇上的学校考试，考试期间还要住在统一的宿舍。当时正值七月，镇上的气温比



(CFP图)

**众生**

春风刚漫过窗棂，屋外来几声熟悉的鸟鸣，好似谁在耳边低声絮语。走出屋抬眼望去，原来是一对燕子正盘旋在屋檐下，它们的黑亮羽毛沾着晨露，翅膀掠过墙面时，留下一道轻盈的弧线，这也是它们每年如期赴约的“信号”。

记不清从何时起，每到清明节前后，这对燕子都要来我家“小住”一段时间。每次来访，它们都是先修补去年在檐下筑的旧巢，雄燕一趟又一趟地往返于屋檐与河畔之间，将衔来的泥土混着细草和绒毛，再慢慢将巢加固。雌燕则在一旁用尖尖的喙轻轻梳理巢边的杂草，把松散的泥土逐一压实，偶尔还发出几声啾啾，像是在叮嘱雄燕慢些飞，又像是在为忙碌的伴侣加油打气。  
燕子搭的窝通常呈半月形，精致得如同手工雕琢。有时我走近观察，还能和守着窝的雌燕打个照面，或许是年年见面，它已经不怕生了，一双黑亮的眼睛盯着我，小脑袋一颠一颠的，模样憨态可掬，丝毫没有要飞走的意思。只要确认我没有恶意，它很快又会埋头继续修整自己的小窝。

日子久了，我也摸清了这对燕子的习性，比如清晨天刚蒙蒙亮，它们会结伴飞出巢，有时也不飞去外头，

**四季**



(CFP图)

起初，我没太在意阳台上那几个旧陶盆，印象里盆里只剩下干枯的枝条，静静搁在角落，像放了许久的老物件。直到开春后的一个傍晚，我去阳台收晾好的衣服，无意间低头一瞥，才发现那个磕破一

**父亲，你的山不会倒**

□潘素民

的天，我这一点温温，怎么够？

父亲，你是我的山，一座不言不语，只会默默隆起脊梁的山。小时候趴在你背上，我听见你胸腔里沉沉的呼吸，觉得那是世间最安稳的地方。可直到今天，我才看清这座山上的每一条沟壑，每一道裂痕，都是为我们裂开的。风来了，你用胸口挡；雨来了，你用脊背接；天塌了，你用头去顶。

风雨来时，你对我说：“别哭！回屋去，天塌下来有爸的头顶着！”你的肩头，扛了一辈子。垒起了那幢石头砌起的五层大厝，撑起了我们姐弟五个的安身之所，撑住了一整个家。可你的头发，熬白了；你的脊梁，压弯了；你的骨头，磨损了。

妈走的时候，你一个人把我们揽在怀里，说：“没事，有爸在。”从此你没有一个晚上睡过整觉。天不亮就起身，夜深了还在灯下补那些破了破的衣衫。你把我们一个个拉扯大，张罗完这个张罗那个，自己啃冷饭，穿旧衣，身上的病痛一天比一天重，却从不肯说一句疼。

你总是说：“没事。”“没啥。”“爸顶得住。”这一次，你顶不住了。

我知道你太累了。你身上的每一处病痛，都是你为这个家留下的印记。一想到这些，我的心就像被生生撕裂——我满心悔恨，悔自己醒悟得太迟。悔恨挣得

第一笔钱时，没能为我煮一桌热菜；悔恨总把“孝顺”推给“以后”，却忘了你的日子，早已被我们一点点耗干了。

父亲，你一辈子没说过一个“爱”字。可你的爱，刻在你的脊梁上，刻在你那双手上，刻在你为我们挡住的所有风霜雨雪里。你用沉默扛起了整个家，用血肉之躯替我们撑开了一片天。你的恩，比山高；你的情，比海深。

我们欠你的，这辈子还不清了。

可是父亲，你的山不会倒。它会长进我的骨头里，融进我的血脉里。从今往后，我就是家门前的那座山。姐妹们只要回头，我就在。风雨来了，我第一个迎上去。日子再难，我的脊梁不会弯一下——因为我不是一个人站着，我的身上，背着你一生的重量。

**绿豆粥里的思念**

□肖素萍

乡下高了好几度，听说宿舍没有风扇，夜里蚊子又多，我出门前心里忐忑不安，生怕休息不好会影响考试。父亲看出我的焦躁，特意去供销社买了一瓶花露水，叮嘱我睡前抹在身上，能少挨些叮咬。听我说担心第一场考试的作文题，父亲又笑着安慰说：“不管写什么，把题目审清楚，把心里所想写下来，有真情实感就够了。”没想到这样简单的话语，却让我紧绷的心慢慢安定下来。

第一场考试结束时已是中午，没想到刚走出校门，我一眼就看见了父亲。没有询问考试的事，他只是把手里的一个袋子递过来，我接过来打开一看，原来里面放着一罐绿豆粥。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，罐装绿豆粥算得上是“稀罕物”，是孩子们心心念念的美味。“本想买八宝粥，但天太热，喝绿豆粥合适，防止中暑。”父亲交代完催我赶紧回宿舍休息，别耽误了下午的考试。等我抱着绿豆粥往回走了一段距离，忍不住回头看时，才发现父亲仍然站在原地，没有离开。

到了下午出考场，父亲依旧站在老地方等我，手里又拎着一罐绿豆粥，还是冰凉适口的温度。我当时一心扑在复

习上，压根没细想父亲当晚住在哪里？后来才知道为了省下住旅社的钱，他竟步行二十多公里赶回单位过夜。那时途经考点和父亲单位的只有早晨、中午两趟班车，到了下午就只能步行回去，可想而知父亲这一路上肯定又热又累，十分辛苦。

之后的两天，父亲就这样天天往返，顶着烈日在考场外等候，只为给我送上解暑的绿豆粥。有了他的陪伴，我的心变得格外踏实，而那几罐绿豆粥也成为那段中考记忆里难忘的慰藉。

父亲不擅长说暖心话，更多时候通过行动来表达对孩子的爱。当年村里还没通公路，在镇上上班的父亲只能半个月回一趟家，路上也很费周折，得先坐班车，再步行三个小时的山路。每次知道父亲要回来了，最开心的是我们这些孩子，因为除了买回家所需的生活用品，他还会带回各种好吃的水果和零食，当中也少不了几罐绿豆粥。回家次数少，父亲就想着多带

一些东西，每次都是装满两大袋，再挂在扁担的两头挑回来。可挑着几十斤的东西走山路，着实辛苦，记得有一次父亲回到家，肩上的扁担已经被两头的行李压弯，等脱下上衣，我才发现他肩膀还被勒出几道暗紫色的伤痕。

那天看着父亲大口喝下一茶缸的水，我心里想他怎么舍不得开一罐绿豆粥来喝？明明赶路时又渴又累，却把甜润的绿豆粥都留给了孩子们。可转念一想，父亲不就一直是这样，平时很少给自己买衣服，袜子总是穿到脚趾头露出来了还舍不得扔，可孩子们的新衣服从未少过，吃的也想着先让我们尝。后来我去外地求学，他也给足生活费，每次通电话都要交代一句：“出门在外，想吃啥就买，别舍不得。”

父亲不善言辞，却把深沉的爱都藏在日复一日的奔波与付出中，直到他永远离开了，我才真正明白这份爱的分量。如今再想起考场外父亲的身影，想起他挑着担子走在山路上的模样，我的心里仍是五味杂陈，多想再喝一口他亲手买来的绿豆粥，多想再听他说一句朴实的叮嘱，可这份沉甸甸的父爱，只能永远留在记忆里了。

**燕语呢喃**

□孙福攀

后地探出头，嫩黄的小嘴张得圆圆的，叽叽喳喳地讨要食物，一时间檐下也变得格外热闹。

随着几只雏燕渐渐长大，它们会被赶出窝，开始学习飞行。起初，它们扑腾着稚嫩的翅膀，在屋檐下低空盘旋，偶尔失去平衡，便扑落在窗台上，发出怯生生的啾啾声。这时的雌燕和雄燕都不会上前帮忙，反而落在不远处的晾衣绳上，直到雏燕重新站稳、扑棱起翅膀，两只燕子才飞过去继续教小伙伴们飞行的技巧。看着雏燕从跌跌撞撞的试探，到能稳稳掠过院墙，再到跟着父母一同飞向天空，我心中竟也生出几分欣慰。那感觉犹如看着自家孩子慢慢长大，心生欢喜。

燕子一家不吵不闹，每日伴着晨光响起，又随暮色安静下来。这些特别的“住客”，年年如约而来，它们在檐下筑巢安家，从衔泥修补到哺育雏鸟，一举一动都落在我眼里，无形中也给平淡如水的日子，增添了不少生机与乐趣。



(CFP图)

**阳台花盆里的春天**

□惠军明

角的陶盆里，竟悄悄冒出一抹嫩绿，好像是谁随手撒了几滴颜料，落在褐黄色的土面上，格外惹眼。

从那天起，我开始留心观察这片小天地。惊蛰过后连着下了几场雨，雨水浸透了盆里的泥土，也让那株我以为早已枯萎的薄荷起死回生，它的老根旁接连钻出米粒大小的嫩芽，很快长出不少新叶。盆壁内侧晒不到太阳的地方，不知何时覆上了一层厚厚的碧绿色青苔，摸上去软乎乎，带着温润的触感。

不知不觉间，春天就在这方小小的阳台，留下了更多痕迹。比如那盆铜钱草的细茎秆争先恐后地往上冒，圆圆的叶片挨挨挤挤，转眼间就把陶盆填得满满当当，仿佛下一秒就要从盆中“溢”出来。原先只剩光秃秃枝条的绣球花，被春雨滋养后也悄悄鼓出花苞，一天天胀起来，很快聚成一个紧实的大花球。我已记不清它的花瓣是淡蓝色还是嫩粉色，因此分外期待花期

到来，好让我解开心中的疑惑。还有刚长出来的那株酢浆草，在晴好的白天，它会朝着阳光张开叶片，傍晚又悄悄合拢，那样子犹如贪睡的孩童。它的茎秆纤细柔软，长势却极快，没几天便顺着盆沿垂落下来，几天后还绽放出明黄或浅粉的小花，一朵挨着一朵，开得热热闹闹。

看着陶盆里的生机一点点复苏，我又忍不住想再为阳台添些新绿，于是去花市买了一包迷迭香的种子。没想到栽种后很快顺利发芽，长势比预想中的好，它的墨绿色叶片如同又细又长的松针，摸起来还微微扎手。每次指尖轻轻拂过，一股独特的辛香味便四散开，混着春日湿润的风，好似给这高楼里的阳台，增添了几分山野般的鲜活气息。

不久前刷视频看见一种名叫“空气凤梨”的多肉，觉得有趣便当即下单买了几株。听说这种植物无需泥土也能生长，收到后我便把它们安置在从海边捡回的贝

壳里，或是拴在干枯的树枝上。春分过后，这些“空气凤梨”渐渐适应了阳台的环境，有的分叉生长，有的四散舒展，形态各不相同。其中不少暗绿色的叶片变得饱满挺拔，顶端还冒出几丝嫩红的新芽，它们随风摇头晃脑的样子，俏皮又逗趣。

风是阳台的“常客”，此时的它褪去了寒凉，穿过街巷的骑楼，掠过楼间的空隙，吹到阳台上时变得格外温柔。不再像之前只待在屋里埋头工作，最近我不时会去阳台待一会儿，什么也不做，只是静静地闻着花草与泥土的清香，听风吹过叶片沙沙作响，堆积在心头的浮躁渐渐散去，只觉得安稳又惬意。这么看来，阳台上这些默默生长的花草，更像是春天赠予我的礼物，它让我学会放慢脚步，细心观察身边的细微美好。在被高楼环绕的日子里，我好似也不再是季节里匆匆赶路的过客，而是守着一方小天地，拥有了属于自己的、鲜活又温柔的春天。



生活就像一面镜子，照出的不是外界的模样，而是我们内心的底色。

**食事**

**清明粿**

□杨华强

在闽南乡村，每年到了清明节，不少家庭都会蒸糕做粿。当中最常做的就是清明粿，它的外形有圆有扁，还有的是八角形或六角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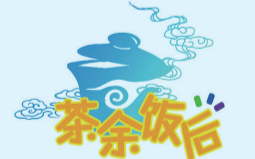
制作清明粿的主要食材是糯米粉，记得母亲常说，质量上乘的糯米粉，要先把糯谷晒干再脱壳，之后将糯米放进清水中浸泡一夜，才能捞出来磨粉。磨糯米的过程同样有讲究，把糯米倒在磨盘上，接着洒一些水，再转动磨盘慢慢碾磨。第一遍磨出来的叫作“头道面”或“粗面”，继续碾磨两至三遍，才能得到绵密的糯米粉，也就是本地人常说的“细面”。

以前糯米粉磨好后，母亲会撒一把茉莉花调味，说这样做出来的清明粿不仅色泽漂亮，还散发着一股很好闻的清香。糯米加水后反复揉搓成团，母亲便取一小块放在簸箕上按压成饼状，再往圆饼中舀一勺由白糖、冬瓜条和花生碎混合而成的馅料，最后收边搓成团后压扁，就是清明粿的“雏形”。这种做法看似简单，却很考验耐心，我和哥哥经常嘴上嚷嚷着要帮忙，可拿起糯米团搓几下，就觉得没意思了。每次我们把手里歪七扭八的糯米团子丢下，一溜烟跑得无影无踪，还得靠母亲把它们一一“修复”好。

包好的清明粿放进蒸笼，等锅里的水烧开，便可以放进去蒸。临近清明节，做的清明粿数量不少，往往得用三层蒸笼才能装完。堆叠起来的蒸笼犹如耸立在灶台上的小山，随着灶火越烧越旺，灶间弥漫的香气也越来越浓。年少时的我和哥哥都是急性子，一旦按捺不住，就会趁母亲走开，偷偷溜进“灶脚”，个头高些的哥哥先揭开锅盖，我再踮着脚，扒着灶台往蒸笼里探头，一不留神就被腾起的烟气熏得直打喷嚏。母亲听见声响，定会赶紧出声劝说：“别急，快好了，出锅就给你们尝味道。”

可等到清明粿蒸好出锅，母亲总是先盛一盘放在案台，说是得让祖先们先吃，既表达后辈的恭敬与思念，也祈愿祖先庇佑一家人平安顺遂。之后大部分的清明粿要当作扫墓的供品，剩下的一些才分给孩子们解馋。刚蒸好的粿子冒着热气，外皮油润发亮，看着就让人直咽口水，等不及的我和哥哥总是伸手抓一个就往嘴里塞，烫得直哈气也舍不得放下。

后来哥哥漂洋过海去新加坡打拼事业，很多年的清明节都没能回家祭祖。每每想念老家的亲人，他便按照母亲教的方法做一些清明粿，还会把过程拍下来发给我看。虽然相隔两地，我看着视频里他认真揉面、包馅的模样，感觉就像又闻到老家灶间那股熟悉的香气，仿佛母亲还在灶台边忙碌，我们则在一旁嬉闹等待。想来这或许就是传统食物的魅力，它不仅是节日的“符号”，也是萦绕游子心间的乡愁，无论走多远，吃到这一口清甜，就能找准家的方向，让思念有了归处。



**名家写春风**

●所谓春风，似乎应当温柔，轻吻着柳枝，微微吹皱了水面，偷偷地传送花香。  
——老舍《春风》

●二月中刮春风。立春后，要刮四十八天“摆条风”。风摆动树的枝条，树醒了，忙忙地把汁液送到全身。  
——汪曾祺《葡萄月令》

●人在廊上，书在膝上，拂面的微风里，知道春来了。  
——冰心《春水》

●江南的春风抚摸大地，像柳丝的飘拂；体贴万物，像细雨的滋润。  
——林斤澜《春风》

●没有人不爱春风的，没有人在春风中不陶醉的。因为有春风，才有绿杨的摇曳。  
——陈之藩《在春风里》

●当这样的无可奈何，春风沉醉的晚上，我每要在各处乱走，走到天明的时候才回家里。  
——郁达夫《春风沉醉的晚上》

●岁月给生命留下伤痕，春风又轻轻地给它打上补丁。  
——梁衡《人生谁能无补丁》